

论宫泽贤治童话中的“和”意识

杨君¹, 杨玲²

(1.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重庆 永川 402160;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 重庆 沙坪坝 400031)

[摘要] 宫泽贤治(1896—1933)是日本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童话作家和诗人,他的童话被认为是日本文学上独特的存在。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其虚构的童话世界来探求宫泽贤治文学中所充溢的“和”意识及形成缘由。宫泽贤治一生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主张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文章对其童话文学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挖掘宫泽贤治在童话中所想表达的“和”意识。这种审美意识来自宫泽贤治的个人无意识。日本国民自古以来形成的“和”意识被宫泽贤治继承并体现在童话中,具体来说体现了来自日本传统文化的调和统一的国民性格。

[关键词] “和”意识; 个人无意识; 调和统一; 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 I313.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3-0074-05

一、引言

宫泽贤治(1896—1933)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巨匠。他英年早逝,却在短短37年的岁月里创作出许多令后人惊艳的文学作品,可惜其价值当时并未被人们所认识,不过在他谢世之后,声名鹊起,成为当之无愧的日本国民作家。2000年6月29日,日本《朝日新闻·晨报(朝刊)》第16页公布了一项名为“千禧年特辑——一千年以来最受欢迎‘日本文学家’读者投票”的调查结果,宫泽贤治位居第4,其人气之高,远远超过芥川龙之介(第5位)、川端康成(第9位)、村上春树(第12位)、大江健三郎(第18位)、志贺直哉(第32位)等。虽然生前无人问津,但是他留下的一篇篇清新质朴、百读不厌的童话故事却渐渐得到世人的关注,并被人们所认同。宫泽贤治的作品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许多外国学者还时常赴日进行宫泽贤治研究。日本国内的宫泽贤治研究团体不计其数,但中国学术界有关宫泽贤治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却不多见,直至最近十几年,有关宫泽贤治的研究才由少到多,日渐发展。中国学术界关于宫泽童话中体现的“和”意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主要就宫泽童话中的“和”意识及其成因进行探讨。

宫泽贤治的诸多作品有着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强调和主张人与自然之和、人与人之和。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共处正是宫泽贤治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也体现了他的精神美意识——本文称之为“和”意识。当然,宫泽贤治的童话作为作家个人文学创作的成果,从文艺学的角度来说,体现了作家先天的禀赋、气质和后天的生活经验的沉积。而作家的个人经历及心理与作家对民族文化的选择、继承又是密不可分的。宫泽贤治的文学创作中“和”意识的形成,无疑有作家个体追求和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因素,具体来说包括宫泽贤治选择“和”意识的个人无意识和来自传统文化的调和统一的国民性格。

二、“和”意识深植于童话创作

宫泽贤治热爱生命、热爱自然。在他眼中,花草树木、山川河流、风雨雷电,以及各种动物等都是可以“说话”的生命体,神、鬼、动物、植物等与人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实为一物,相互之间完全是可以交流互动的。正因为这样的世界观,大自然的一切无不可以进入他的视野,进入他的作品。其作品中反映出的人类要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和”意识,更使宫泽贤治和他的文学作品的生命灿烂如花、长活人间。对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向往,通过一

[收稿日期] 2018-12-12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日本当代生态文学的现代价值研究”(16SKGH169)

[作者简介] 杨君(1982—),女,重庆南川人,讲师,硕士。杨玲(1981—),女,四川峨眉山人,讲师,博士研究生。

个个独具特色的童话故事，宫泽贤治作出了最强烈的表达。

宫泽贤治的多篇作品都是描写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宫泽贤治认为这种关系最好的呈现状态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不是一味地索取、伤害，更不是对自然万物的故意的破坏。在《狼山、笨篱山和盗贼山的故事》这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人们从小山那里得到土地用以开荒种地或盖房，还有纯净的水源、生火的木头、各种食物等。在冬天里，小山拼命地给人们阻挡北方吹来的寒风。失踪的孩子们围着火堆吃着烤栗子和蘑菇，狼群则围着孩子们边跑边唱。对这种和谐，宫泽贤治在作品中重点描绘并大加赞赏。然而当人们对大自然的改造越来越顺利、从大自然获得的东西越来越多、生活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就忘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惠。作品中人们对小山的恩泽没有表示回报，小山开始恶作剧了，人们先是发现孩子不见了，后来农具也不见了，再后来粮食也不见了。当人们认识到错误、给小山送去和解的糯米糕后，事情解决了，人们的生活恢复了安宁。小山的恶作剧式的惩罚就是宫泽贤治对人类的告诫——人类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宫泽贤治的名作《要求繁多的饭店》这个风格诡异的童话。两个进山打猎的绅士迷路了，无意中走进一家西餐厅，可这家豪华的餐厅规矩繁多：梳头、脱衣、往身上涂奶油……最后他们才醒悟过来发现原来自己才是这家餐厅的菜肴。最后猎人带着猎狗赶到救了他们，他们的脸因为恐惧扭曲变形，再也恢复不到正常的样子了。两个绅士变形的丑恶的脸就是大自然对肆意杀生的人类的惩罚和报复。作家通过这个奇幻的故事，对肆意杀生的人类进行讽刺，从而表达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认为世上万物皆有灵魂的宫泽贤治，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动植物和人一样都是生命的形式，处于强势的人类应该爱护动植物，应该与动植物、与整个大自然和谐地相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1]而大自然又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如果没有大自然，人类就不能呼吸空气；如果没有大自然，人类就没有饮用水。那么，人类就即将灭绝。即便是为人类自己的生存考虑，人类也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关系。

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命，也是最具有智慧的生命。可不管多么聪明的人类都有着自己对私利的追求，这就有了欺骗、背叛、伤害、剥削，甚至会为私利发动战争。向往和平的宫泽贤治在多篇童话中通过对剥削、弱肉强食和战争的批判，表现出对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强烈的渴望，“和”意识贯穿其文学生命始终。

先看《滑床山的熊》，老汉渊泽小十郎在森林里冒着生命危险以捕熊为生，捕获的熊皮在老板的盘剥下仅卖两元钱，贱到不能再贱。对这种直接或间接的杀戮，宫泽贤治是极其愤怒的，他在文中写道：“这些老奸巨滑的家伙们肯定会随着世界的进步而自行灭亡。”再看《欧佩路和象》，被骗进脱粒车间的大白象每天被拥有很多财产的欧佩路使唤着，干着非常繁重的劳动，而食物却越来越少。最后白象还是得到了同伴的解救，而剥削者欧佩路被挤死了。剥削者死亡，被剥削者得到解救——如此的结尾正是宫泽贤治对身为剥削者的资本家的批判，更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的理想社会状态的向往。《蜘蛛、鼻涕虫和貉》则是通过对伪善、贪婪的蜘蛛、鼻涕虫和貉的一步走向死亡的故事来告诫人们，伪善、贪婪的欲望是可怕的，伪善、贪婪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正走向灭亡；应该用一颗真诚的心对待别人。

宫泽贤治怀着对和平的祈愿，创作了多篇描写战争、批判战争的作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篇是《乌鸦的北斗七星》和《北守将军和三兄弟医生》。战争是残酷的、血淋淋的，战争对环境进行破坏的同时，对人类的伤害更是无法用语言完整表达的。《乌鸦的北斗七星》描写了战争给人类身体和心灵带来的伤害，例如乌鸦总指挥由于长期在空中发号施令，声音也已变得完全沙哑，象是坏木偶发出的“ギイギイ”的尖叫。乌鸦大尉在战前紧张得不能入睡，大尉未婚妻因为担心未婚夫而噩梦一个连着一个。作品中还有多处文字直接反映了作者对和平的向往。乌鸦义勇舰队击败了敌人山乌鸦，无一人伤亡。乌鸦大尉被升为少佐。然而少佐并没有因为升职而高兴，反而为山乌鸦流下了眼泪，并请求长官批准埋葬敌人——山乌鸦的尸体。长官的答复竟是准予厚葬。可以看出乌鸦义勇舰队是渴望和平、讨厌战争的。再看乌鸦新少佐对着马捷鲁星许的愿：“ああ、マジエル様、どうか憎むことのできない敵を殺さないでいいように、早くこの世界がなりますように、そのためならば、わたくしのからだなどは、何べん引き裂かれてもかまいま

せん(啊!马捷鲁先生,请您让这个世界变成没有仇恨、没有厮杀的和平世界吧。为此,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2]这时乌鸦战士们全都不停地流下亮晶晶的泪珠——这也是所有乌鸦战士们的心声啊!没有仇恨,没有厮杀的和平世界不仅仅只是乌鸦们的渴望,他们甚至愿意为实现和平世界而牺牲生命。可见他们对和平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在这里,宫泽贤治其实就是借着乌鸦新少佐的许愿表达出自己对和平的深深的祈盼。

再看《北守将军和三兄弟医生》。在沙漠战斗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北守将军带着部队凯旋而归,举国欢庆。可三十年战斗的辛苦、惨烈谁人能知?只有将军和士兵们将之深深烙在心底。所以,这胜利的凯旋也是精疲力尽的凯旋。战争的残酷从将军和战士们高唱的歌曲中便可以窥见一二:“在那寒冷的地方,在三十年昏暗的日子里,将军带着士兵奋勇杀敌,即使沙尘起,即使雪夹雨,从未退缩。连马儿也常常累得扑通一声跪卧在地……”从歌曲内容便可看出北守将军的军队是在进行多么艰苦的战斗。虽然胜利了,然而死的战士又何其可怜,他们的家人又何其伤心。因为三十年不曾下马,北守将军已经和马鞍、马连成一体了,将军和士兵们的脸上、手上也长满了奇怪的灰色的东西。宫泽贤治用虚构的夸张的手法,真实地描述了战争的残酷,进而表达了对和谐的人类社会的渴望与祈盼。

宫泽贤治一生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人与人的平等、友爱、互助。他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更是对其“和”意识的完美诠释。宫泽贤治的这种审美意识深植于他的童话创作,使得他的童话充满温馨的和谐美,也使读者深刻感受到这种独特的文学艺术魅力。即便是在书写讽刺语言,也并没有表现得那么锐利、严肃,而是用自己清静澄明的心灵批判、讽刺在他看来不美好的一切,给人以善的进言与启示。所以宫泽贤治被认为是近代日本文学史上最具有讽刺精神的人。

三、个人无意识选择

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在多年的医学研究过程中发现:在人类自觉意识之外还有着一种伟大的力量——无意识。他认为个体无意识包含人的生理经历和动物本能,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驱力,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3]西方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人类无意识中的许多东西是后天生活经验的沉积。循此研究思路,笔者有理由认为:正是经历了太多黑暗、孤独、死亡,宫泽贤治渴望温暖和平,无意识地选择了“和意识”,并在其文

学作品中体现出来。宫泽贤治一生都处于一个天皇军国主义势力统治的“黑暗时代”,从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的前夜。这期间包括: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东北地方爆发大饥荒、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关东大地震、昭和金融恐慌、镇压共产党的三·一五事件、满洲事变等。虽然宫泽贤治的作品并没有直接描写这段黑暗历史,但是有多篇作品是和战争有关的甚至是以战争为主题的,例如《北守将军和三兄弟医生》《乌鸦的北斗七星》等,其对战争的讽刺、对和平的渴望在这些作品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在日本时局动荡不安的同时,继明治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改革仍在继续,整个日本社会呈现出一股全面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日本有着几千年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自上而下培育了强烈的开放意识和特殊的包容文化心态,对外来文化一般能够采取宽容随和的态度。”^{[4]207}具体表现在国民对外来文化几乎毫无抵触的接受,在巧妙地消化、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后,使之日本化,改造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从宫泽贤治时代的文坛来看,长期占据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盛极而衰,加上外国文化的影响,许多作家开始探索新的道路。在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自然主义、白桦派、新思潮派、唯美派等各种文学流派都十分活跃。同时无产阶级文学也开始出现。宫泽贤治热爱文学,除有意无意地通过一些西方文学作品汲取营养以外,当时的日本文坛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以白桦派作家和新思潮派作家的作品及行为为媒介,宫泽贤治间接接触到并接受了人道主义思想精髓,即自由、平等、博爱,并在完全消化之后发展了这种思想。所以在其诸多作品中或者是以“天人合一”为主题,或者是通过对黑暗现实的最犀利最巧妙的批判,追求和宣扬“和谐人间”。宫泽贤治还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出生富裕家庭,接受了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是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的宫泽贤治,对自己拥有的财富地位抱有一种“罪恶感”,他同情贫苦的农民,甚至放弃自己富裕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为农村改革倾尽心力,为众人谋福。他对西方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着自己更深入的理解、更彻底的吸收,并付诸实践。从这点上看,毫无疑问,宫泽贤治是当之无愧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伟大的作家。

宫泽贤治出生在岩手县的富豪之家,而周遭的农民却极其贫困。身为富家公子的宫泽贤治对这种极端的贫富差距异常敏感,内心充满了冲突与挣

扎。1919年至1921年,赋闲时期在家帮忙料理生意的经历使他明白了经商致富的秘诀就是欺骗、造假等,于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诉苦,哀怜自己,羡慕朋友,厌恶自己出生商人世家。他的父亲期盼身为长子的贤治早日成家,继承家业。可是,宫泽贤治却是从内心深处讨厌继承家业,认为自己并没有那种才能,最终他也没有听从安排继承父业,并终生未娶。宫泽贤治还在入伍的问题上与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乃至冲突。而宗教信仰的分歧则最终导致其与父母的决裂。宫泽贤治的家人及好友保阪嘉内信仰的都是净土真宗,而他却以日莲宗作为终身信仰,彼此都没有说服对方,此后父子对立,好友绝交。可以说宫泽贤治是孤独的、不被人理解的。不仅在就业、入伍、宗教信仰上宫泽贤治没有得到理解,在文学创作之路上,他也是孤独的。当时他的作品根本得不到人们的赏识,可以说反响惨淡。他创作了94篇童话和一千多首诗歌,仅有一篇童话《渡过雪原》获得过稿费,童话集《要求繁多的饭店》和诗集《春天与阿修罗》皆是自费出版。在当时世人眼中,他不过是一名从未受到过京城人士注意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热情的文学青年而已。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宫泽贤治家中最理解他思想、欣赏他才华的妹妹敏。他们兄妹的感情非常好,故而敏的芳华早逝使孤独的宫泽贤治悲痛无比,犹如堕入“修罗”境地。他曾写下《永诀之朝》等诗篇,表达了他的哀恸。另一方面敏的死也使他悟出了爱和幸福的真谛。“对宫泽贤治而言,与对‘个体’的爱相比,对所有生物的爱更加重要。”^[5]这一认识,无疑更加深了他对永恒世界、人间天堂的怀想。

动荡不安的时代局势、生离死别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孤僻、伤感、自卑的性格,再加上西方文化、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宫泽贤治无意识中对和平和谐的世界更加地渴望。他用独特的视角描述了20世纪初日本工业革命时代给日本带来的社会问题,如人性、贫富差别,宣扬博爱、平等、和谐的生活信念。不论是作为其心理呈现的童话创作,还是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深切关心,“和”意识都在其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四、继承国民性格

宫泽贤治童话中呈现出“和”意识,不仅是作家个人无意识的选择,也反映了其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有着与身俱来的民族无意识。心理学家荣格扩大并深化了无意识的概念,认为人类无意识中的许多

东西中相当一部分是从他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这部分意识可以叫做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在所有人身上是相同的,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6]，“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7]。它代表着本民族自己意识不到的更隐秘、更原始、更根本的传统思想和审美意识等,在这里具体来说就是来自传统文化的调和统一的国民性格,即日本国民的“和”意识。

在日本,学者们称这种调和统一的国民性为“中正”的性格,他们对待事物都采取调和折中的态度,这是以“和”作为基础的。圣德太子(574—622)在604年制定的《十七条宪法》的第一条为:“和を以て貴しとなし、忤うこと無きを宗とせよ(以和为贵,无忤为宗)。”^{[8]97} 第十七条为:“それ事は独り断むべからず。必ず衆とともによろしく論うべし(夫事不可独断,必与众宜论)。”^{[8]98} 开首和结束皆是强调确立“和”的思想。“和”这个字有亲和、平和、中和之意。大和族的称谓,大概也源于此。圣德太子,飞鸟时期思想家、政治家,其作为推古天皇时的摄政大臣,代表着实际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十七条宪法》作为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明确地提出将“和”作为当时的最高价值之一。自从飞鸟时代“和”这种道德思想被明确提出来以后,便作为日本人最具特征的精神被继承了下来。自飞鸟时代至今的历史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鉴真和尚东渡后,具有异邦特征的佛像诞生了,成为唐招提寺派的起源,日本人善于融合外来文化并将之同化为本国民族所喜爱的东西。^[9]在日本,调和统一被认为是最高境界的美,也是日本精神的力量所在。而日本国民的调和统一的性格,日本国民的“和”意识,是经过千余年在广泛的社会心理的深层积淀最后形成的日本民族意识,它的形成离不开历史、风土、文化宗教等因素。

日本人调和统一性格的铸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历史、风土,包括地理位置、季节时令等自然条件。日本是一个四面临海的岛国,土地面貌为山地和平原,没有荒漠。虽然日本气候地域性差异明显,但是大部分都属于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终年温和湿润,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大自然的严酷压抑。全国雨量充沛,茂密的森林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自然资源丰富。可以说整个日本列岛都溶进柔和的大自然之中。认为自己深受自然恩惠的日本民族把自然当作生命的母体,当作生命的根源,对自然怀有深深的爱意。所以日本民族是以亲和的感情去注视自然,与自然

共生,将自然看成是生命的整体,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可以说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历史和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日本的国民性,成为孕育日本民族“和”意识的基础。而生活其中的宫泽贤治想要摆脱日本民族受大自然孕育而成的“和”意识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成立也是以调和的形式展开的。据《古事记》记载,出云族与大和族通过谈判完成了合并,实现了统一。国家成立后也没有普遍存在民族的大迁徙,并且因为日本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所以也很少发生异族间的残酷斗争,即使同族内发生了纷争,也往往是通过“国让”这样的方式解决的。日本的历史也可以说是相对统一的平和的历史。再来看宗教,外来的儒、佛、道、基督传入日本,没有遭到神道的激烈抗拒,而是相互融合,多元并存,形成了现在宗教几重天的局面。

就这样,经过悠久的历史演变,包括自然、社会环境的铸造,与文化宗教同时构成发展,^[4]¹⁵日本民族调和统一的性格形成了,日本民族的“和”意识完成了,并成为孕育日本文学及文学意识的根底。宫泽贤治作为一个“根基在日本”的作家,本民族性格必会无意识地渗润进入他的思想行为和艺术创作。

如前文所述,宫泽贤治处于一个“黑暗时代”:战争频发,国内经济政治的混乱、战争的创伤、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运动,使得整个日本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和”为民族之魂的日本人为何会如此凶残呢?日本社会为何会如此不“和”呢?这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日本文化的“和”意识。“和”意识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之一,是日本民族的文明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日本民族“和”意识的二重性》一文认为,其多层面的表现形态和复杂的性格,具有正反两面的价值和特点。^[10]“和”意识表现为:对内待人处事“以和为贵”,浓厚的团体观念,另一侧面则是严重的排外倾向。这强烈的排外意识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极易被对外扩张甚至发动战争的反动势力所利用,从而造成日本社会极端的不“和”,这在日本发动战争、向外扩张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五、结 语

从文学创作到人生思索,“和”意识是始终贯穿宫泽贤治生命的主线。宫泽贤治执着于“和”意识的追求,倾其心力构筑了一个和谐的文学王国。“草野心平曾这样评价贤治的童话:如果以前的童话是童话的话,那么贤治的童话就不是童话,如果贤治的童话是童话,那么以前的许多童话就不是童话,贤治的童话可以说是落差如此之大的一个革新。”^[11]他和他的童话被认为是日本文学上独特的存在。宫泽贤治文学的价值远不止于本文所探讨的,今后还可以从对拟声拟态词高超的驾驭能力、利他主义的宗教性、诗歌在小说中的运用等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参 考 文 献]

- [1] 崔金玲.对立统一视域中的人与自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4):112.
- [2] 宫泽贤治.银河鉄道の夜[M].东京:岩波书店,1994:117.
- [3]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智慧[M].刘烨,编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1.
- [4]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5] 周异夫.“法华文学”与人间天堂—宫泽贤治的理想之路[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3(2):68.
- [6] 范红霞,吴阳.概念溯源:无意识[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16.
- [7]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2—53.
- [8] 金治勇.圣德太子のころ[M].东京:大蔵出版,1986.
- [9] 东山魁夷.美的情素[M].唐月梅,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3.
- [10] 郭常义.日本民族“和”意识的二重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6):63.
- [11] 朱自强.宫泽贤治的童话创作[J].外国问题研究,2009(2):58.

(责任编辑:程晓芝)

(下转第127页)